

中國語言文學論文集

(四)

河南大學學報叢書

一九八五年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

(四)

中文系 选
科研处

河南大学学报增刊

一九八五年六月

责任编辑 张如法

中国语言文学论文集(四)

编辑出版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印刷 郑州市中牟印刷厂

国内发行 开封市邮电局(代号36—26)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号BM524)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2820信箱)

期刊登记证(豫)第十三号

目 录

- 漫谈古代的名言隽语.....于安澜(1)
- 《古今诗韵略说》序.....赵天吏(6)
- 古无舌上音今证.....张启焕(9)
- 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赵天吏(21)
- 从梁诗用韵看其与《广韵》音系的关系.....刘冬冰(30)
- “敲器”训诂漫谈.....王复光(44)
- 唐明之间汉语的被动式.....吕景先(48)
- 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 “后置定语”小议.....滕画昌(62)
- 古代汉语名词用作动词初探.....董希谦(69)
- 同复合趋向补语并见的宾语的位置.....陈信春(79)
- “有”字句单句复句的划分.....陈信春(86)
- 浅谈“把”字句状语的位置.....程 仪(94)
- 宾语和数量补语的次序.....李兴亚(100)
- 副词修饰名词或名词性成分的功能.....李一平(107)
- 试谈语音的修辞作用.....陈天福(118)
- 代词的修辞作用.....丁恒顺(123)

运用逻辑知识分析《曹刿论战》·····	柯翔涌	(131)
深刻精妙的判断		
——试谈鲁迅对判断的运用·····	马全智	(137)
简析联言判断的省略式·····	梁 遂	(148)
浅谈怎样辨识和修改病句·····	吕敬参	(154)
文章风格简论·····	管金麟	贾占清 (162)
论文章分类·····	贾华峰	张锡智 (183)
议论文中的因果论证探微·····	吕文源	(208)
多义句例谈·····	刘安国	(216)

漫谈古代的名言隽语

于安澜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各方面都有着优秀而丰富的民族遗产。语言方面也毫不例外。毛主席曾经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中说过，党八股式文章“语言无味，象个瘪三”。并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提出要认真学习“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的主张。（以上引文均见《反对党八股》）

我国古代有许多语言大师，他们非常强调语言的学习和运用。他们也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还有生气的语言遗产。

按远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到各国出使游说者，必须擅长辞令，在谈论的席上，能应答如流，中肯扼要，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才能完成任务，不辱君命。孔子是在政治上有抱负的，随时准备实行他的主张。从而在他收的徒弟中，就分为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列在第二类；并且还点出尖子的名字来，就是宰我和子贡。（见《论语·先进》）并又指出必读的书，就是古代的诗歌，认为那些篇章，具有各种语言方式和方法。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为从学诗上，就能得到语言上各种效用。倘若是“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就认为“虽多亦奚以为”，也就是说不能应用到语言上，再多有什么用处呢。孔先生也很注意学以致用用的目的。此外，从周秦古书中如《左传》、《国语》和

《战国策》里，可以看到那个时期出了不少能言善辩的出色语言家，使人赞叹，并启发出后来说话上的很多法门。这一份遗产，我们是应该认真继承的。

(一)

学习古人语言中许多有生气的东西，我觉得要首先吸取古书遗产中能说明当时具体环境的那些名言隽语。它们确实恰当情况，生动有力，能使千百年后，还令人欣赏赞叹，啧啧称善，回味无穷，并感觉编史立传的人，确是有眼光，有见解，让这些话传流下来，启发后人的智慧、志气、情趣和韵味。下举各样的例子，共同欣赏。如《世说新语·语言》中说：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籍卉饮宴。周侯（顛）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也近似化悲愤为力量的话，在当时也确是词严义正，恰合当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当政宰相的语言。

在前面书上还有关于辩论的语言，虽不十分正确，也有其另一方面的理由和看法。如：

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共登冶成。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这不过是正面的各抒己见，在话里没有手法。如唐代李世民当上了皇帝和他的老师张嗣宗的对话就不同了。

张嗣宗以学行见称。高祖（李渊）镇太原，引为客，以经授秦王（李世民）。太宗即位，赐宴月池。帝从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嗣宗曰：“昔孔子门人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人，乃王天下，计臣之功，过于先圣。”帝为之笑。（见唐书）

按李世民间语，意在让老师夸奖一番。那知张嗣宗偏不赞美，反自己夸耀起来。并直驾孔子之上，表示出师严道尊的气派。意在你

高，我比你更高，不颂扬老师，反想让老师夸奖，还自我夸奖呢。倘若李世民说句今日弟子至此，皆先生教诲之力。张必不自比孔子，这是故让李世民知道老师还有一套，李世民只得笑而受之。这段话就有点权术了。又《尚书故实》载南齐王僧虔和齐高帝（萧道成）的对话，就更诡譎了。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帝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王第一。”帝不悦。后尝以椽笔书，恐为帝所忌故也。

萧道成自负善书，但还在王僧虔之下。这时以皇帝身分征求王僧虔的品评，王既不愿作违心之论，更以君臣之分，又不便说君书有何缺点，即刻就想出同属第一亦很好听，实则措词隐蔽，仍以萧书居下。因自古书家众多，尽是人臣；自古帝王，几人能书？外观各占鳌头，而内容实有轩轻。词意狡猾，萧亦自知。

但在君臣对话中，亦有直言极谏，毫不保留，让皇帝招架不了，自寻台阶下去的。如《通鉴》载晋武帝（司马炎）和刘毅的对话，又是一个情况。

帝（司马炎）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家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女也。”帝大笑曰：“桓灵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因为勉之。

象刘毅铁面无情，直击要害，千古后凛凛有生气，令人起敬。似此者还不乏其人。如《南史·虞愿传》也和此相近。

帝（宋明帝刘彧）以故宅起湘东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巢尚之罢新安郡还见，帝曰：“卿至湘东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感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浮图，有何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坐，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驰曳徐下，愿徐去无异容。

似此在亲王面前插话批评，又不同君王之垂询，给帝毫不留情，敢为人民说话，当头棒喝，真觉一言九鼎。更驱逐下殿，并无惧色，大臣风度，宛在目前。

也有些事本平常，不含规谏，而措词典雅，足开修词门径，表现语言之美者，如《世说·语言》中的一段：

顾悦与晋文帝（司马昱）同年，而发早白。帝问：“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陨；松柏之质，隆冬转茂。”

借物比喻，显示体质不同，既合身分，并见典雅。

亦有见解不同，而位字遣词，增加美感者。如《南史》中范缜答萧子良的话。

萧子良问范：“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范缜这段话，久成哲学史学的名言。仅就其吐属之清妙，足称典范。更有的虽有尊卑之分，而问答之语并涉玩笑，幽默滑稽，逗人乐趣者。如从《南史·邓元超传》后附李膺和梁武帝（萧衍）的对话：

李膺字公胤，有才辩，梁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

按李膺（元礼）是东汉第一流正派刚直庄严的人物，到他那里去的人士，社会说作“登龙门”。就萧衍的发问，已含有故作比拟、明知不伦，而幽默的李膺竟故设迷阵答以‘今胜昔’殊令人大惑不解。及说明其意，竟给皇帝一个献媚阿谀，使梁武既喜其用意之曲折，又欣赏其逢迎的美妙。象这种逗趣法门，给相声家启示了诀窍。

（二）

在史书记传里，方正的名言和清妙的隽语，随处都有。但有些并够不上这样的典范，只不过有些灵机宿慧，敏捷逗趣，也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涉诡辩，但能有理有据，自圆其说，也同样引人欣赏、笑乐。在语言中当列入谑谐，能开人灵机。

如《世说新语·风慧》记晋明帝（司马绍）数岁的慧语：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问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似这类诡辩赖理，似是而非，虽为社交行政所不取，而随机应变，甚表灵敏，于启发才思，不无补助，又不仅解人颐也。

此外还有一些人聪颖灵敏，一触即发，对付特殊情况，尤能刹那即来，应变从容。如在须臾之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晋书·嵇康传》所记“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

还有更痛快的如沈椒《谐史》所记邱浚打和尚一则说：

邱浚尝在杭州谒释珊，见之殊傲。倾之，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之甚恭。邱不能平。顷之，伺子弟出，乃问珊曰：“和尚接余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数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妙哉殊快人意。似此之类，非具有才思，机智勇敢，如何办到。又《诚斋诗话》苏东坡看戏一段。

东坡宴客，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智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治者不治夷敌论》“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

这样套用苏东坡的文章语言，逗得东坡忍俊不禁，不觉大笑。这类引用对方的手术，前后略有相仿，都表现优伶天才的灵敏，口才的巧妙。

以上就如何使我们的语言遗产发挥作用的问题，略述己见。愿本毛主席对语言上的指示，引起同好的注意。不但要纯洁我们的语言，还要从古人有名的、有识见的、有才气的、有情趣的出色语言遗产中，组织人力，大力掘发整理，使沉潜已久的名言隽语为四化服务。

（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古今诗韵略说》序

赵天吏

中国是个诗的国家。这话一点也不错。就过去来看，我国历代都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著在简策，传诵人间。我们的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写诗，新民歌又是那么多，专业诗人的创作在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后，无论在向古典诗歌学习方面，还是在向民歌学习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收获。这些诗歌同旧时代的诗歌比较，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它们着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諧，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同时，朗诵诗的风气很盛行，工厂、部队、学校、甚至少年宫、幼儿园，到处都在搞诗歌朗诵。这情况，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无论是旧诗歌或新诗歌，一般都有韵。韵是构成诗歌的优美的艺术形式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诗经》到后代的诗词歌曲，差不多没有不押韵的。诗歌押韵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了构成声音迴环的韵味美，藉以增强诗歌对人们的感染力；二是为了使人们便于记诵。写诗如果不用韵，虽然可以说给思想情感的表现去了一套枷锁，使人能够更加自由地“言志”；可是同时也就减损了语言表现艺术的美质，使人念起来和听起来，觉得不顺口和不悦耳，因而也就削弱了它对人们的感染力。所以，从古以来，凡是最好的诗歌，除了内容好而外，在韵律方面也都是很讲究的。

古今诗歌既然都是讲究韵律的，那么对于诗歌的欣赏者来说，或对于诗歌的创作者来说，就都应该具备一些有关古今诗歌韵律的基本知识，比如说：到底什么叫做韵，各个时代的韵各有几部，各

韵包括哪些字，哪几部韵可以相通，各个时代各种诗歌的用韵格式主要都有哪些，以及哪些格式还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诗歌音律的借镜等等。关于这些问题，还不大为人们弄得清楚。过去，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也曾帮过诗人以及诗歌欣赏者的忙，为他们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论著，如：江永的《古韵标准》，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孔广森的《诗声类》、《诗声分例》，王念孙的《古韵谱》，江有诰的《江氏音学十书》，夏炘的《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罗常培、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陆法言的《切韵》，孙愐的《唐韵》，陈彭年、邱雍的《广韵》，王文郁的《平水韵略》，康熙帝的《佩文韵府》，戈载的《词林正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王力的《汉语音韵学》、《诗词格律》，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张洵如的《北平音系十三辙》，罗常培的《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中华新韵》以及王惠三的《汉语诗韵》等。但这些著作对一般人来说都似乎有点专而深，有的是谈古不谈今，有的是谈新不谈旧，有的是谈诗不谈词，有的是谈词不谈曲，有的是谈韵例不列韵字，有的是只列韵字不谈韵例；同时，有的失之于繁，有的失之于简，有的失之于疏，有的失之于密。因此，这些著作都不大适合于一般人的需要；而且这些书又都是各自成编，人们也不容易把它们置备齐全。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就编写了这本《古今诗韵略说》，其目的在继承前人的成果加以适当的变通，立论务期正确，解说力求简明，古今并谈，诗曲并论，既有韵例，又有韵字（一字数音，即兼归数韵），企图使新旧诗的作者和读者都能于此各取所需，并使留心汉语发展史的人都能从中看出从周秦到今天汉语韵部演变的大致情况。更期望这本书对于新诗押韵的规范化能够起一定的作用。此外，本书韵例所选的篇章大多数是历代的名篇，都是思想性和语言的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因此，一般读者还可以拿它作为一种诗歌的选本来读。

这本书共分七章，是我们七个人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成

的。前三章的执笔人为赵天吏，第四、第五两章的执笔人为张启焕，第六章的执笔人为程仪、徐振礼，最后一章的执笔人为陈天福、王中安、李晓华。各章全都完稿后，又由赵天吏先生把全书加以适当的统一和编排，成为现在这一部书。由于我们业务水平都很低，其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定不在少，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最后须要说明的是，本书第六章（北曲的韵律）在起草的过程中，曾得到本系教授高文先生的多次指正，易稿五次而始定。在这里我们谨向高先生表示感谢。

（此书及序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古无舌上音今证

张启焕

钱大昕论证举例

《切韵》音系的三十六字母中，舌上音有知、彻、澄、娘四母，舌头音有端、透、定、泥四母。但据清代学者钱大昕（晓征，1728—1804）的考证，上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即《切韵》音系的知、彻、澄三母，在上古时代，其音读与端、透、定无异。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他列举了三十条经传上的异文、读如、直音、谐声及训诂等文献资料，阐述古无舌上音之说。这里摘引两条，以资说明。

钱氏指出：

古音竹如笃。《诗》：绿竹猗猗。《释文》韩诗作蕻，音徒沃反（今北音定母去声字，多误入端母，古音当不甚远。《诗》：麟之定，定之方中，皆丁佞反）。与笃音相近，皆舌音也。笃竺并从竹得声。《论语》：君子笃于亲。《汗简》云：古文作竺。《书》：曰笃不忘。《释文》云：本又作竺。《释诂》：竺，厚也。……笃、厚字本当作竺，经典多用笃，以其形声同耳。《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注：即天竺国。然则竺毒督四文同音①。

这是钱氏引用的例证之一。在今闽语里，比如在仙游方言里，“竹笃毒督”及“竺”，今天的声母都是〔t〕，读问端母，韵母也相同或相近，如下表：

例字	广韵反切	仙游话	厦门话	普通话
竹竺	张六切 (竺又音冬毒切)	tɔɿ ₆	tiɔk ₆ tiɿk ₆	tʂu ₂
笃督	冬毒切	tɔɿ ₆	tɔk ₆	tu ₂
毒	徒沃切	tɔɿ ₇	tɔk ₇ tak ₇	tu ₂

由此可见，“竹笃竺督”等古声纽是相同的，都属端母。再如：古读追如堆。《士冠礼》：追。注：追犹堆也。《郊特性》：毋追（按：夏冠名，音móutuī）。《释文》：多雷反。枚乘《七发》：踰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诗》：追琢其章。《传》：追，彫也。彫追声相近，故荀子引诗彫琢其章。《释文》：追，对回反。追琢又作敦琢。《诗》：敦琢其旅。《释文》：敦，都回反。徐又音彫①。

这是钱氏引用的另一条例证。按，在今闽语里，比如在仙游方言里，今天“追”和“堆”还完全同音，“彫敦”与“追堆”，声母也完全相同，都属端母，读〔t〕。如下表：

例字	广韵反切	仙游话	厦门话	普通话
追	陟佳切	tu ₁	tui ₁	tʂui ₁
堆	都回切	tui ₁	tui ₁ tu ₁	tui ₁
彫雕	都聊切	tiau ₁	tiau ₁	tiau ₁
敦	都回切			
	都昆切	tuŋ ₁	tun ₁	tun ₁

据《广韵》上平声十五灰部，“堆追”等也同音：

堆落也，亦作埤，都回切，十五。埤同上。顛母顛，夏冠名，礼记作追。埤饼也。堆聚土。蝮属。厚厚扑物也，亦作埤。埤治玉也，周礼作追。埤摘也。埤同上。埤高也。面。埤醜面。白说文曰：小阜也。敦诗曰敦彼独宿。埤坐貌，出声谱③。

这是《广韵》“堆”这一小韵下的十五个同音字。从这十五个同音字里，从形声字的角度看，可证：A），“顛聃聃聃”等字，皆从“自”得声；B）“堆堆堆堆堆”等字，又从“追”得声。至于“自”，《说文》曰：“自，小阜也，象形，凡从自之属，皆从自。”（按：“自”即古“堆”字，《说文》无堆字。）徐铉等注曰：“今俗作堆，都回反。”又“追，逐也，从辵（chuó辵），自声。”据李善注，追，古堆字；据徐铉等注，追，俗作堆。由此可证，自、堆本一字，“追”又通“堆”，经典多作“追”，而且皆音都回反。至于“敦”，上古也音都回反，如《诗·周颂·臣工之什·有客》：“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释文》注曰：“敦，都回反。”《广韵》：“敦，诗曰敦彼独宿（豳风·东山）”这里的“敦”，也音“都回反”，与钱氏所引用法相同，音亦相同，可见都属端母。

其次，陆宗达先生在《训诂简论》一书中，在提到训释“王事敦我”（《诗·邶风·北门》）这一句诗里的“敦”的义释时说：“‘王事敦我’《毛传》：‘敦，厚也。’《郑笺》：‘敦犹投擿。’从表面上看，好象《毛传》和《郑笺》彼此矛盾，作了两个不同的训诂。但是，从声音线索来寻求，就可以把这两个训释统一起来。《毛传》读‘敦’为‘堆字’（《经典释文》之‘郑，都回反’应为‘毛，都回反’），堆积所以训‘厚’，厚是指堆积起来而使厚，不是指恩厚、优厚。也就是说，国有王命役使的劳役，都堆在我身上。郑玄则读‘敦’为‘丢’，义为搁置，所以以‘投擿’解之，意思是都抛在我身上，其实也是堆的意思。所以毛、郑的两种注释并无矛盾，只不过各取不同的方言来训释罢了”④。

陆先生的这段文字，虽然是从训诂的角度说“敦”与“堆”的，但同时也说明，“追”、“堆”、“敦”三字古音相同，都读“都回反”。训诂学上的声训，就是以声音为线索，来探索义项上的内在联系的，即音同义同或义近。但由于音变，在《广韵》里，“追”已读若知母，“敦”虽保留有“都回反”一音，但又有“都

昆切”一读，而且古音废，今音（都昆切）行，即由阴声韵，变为阳声韵。如果不明古音，不明声音和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就不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以上这些佐证看，我们认为钱氏的论点是正确的，可信的。因此，他的古无舌上音之说，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公认。但不足的是，这些只是经典上的文献资料，局限于以古证古，尚缺乏今语的活资料。可喜的是，继钱氏之后，我国许多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方言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获得了许多口头上的活资料，填补了这个空白，使钱氏的论断更有说服力，论据也更充分。如已故的语言学家、前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的《厦门音系》（1931年版）及陶燠民先生的《闽音研究》（1930年版）等方言著作，填补了这个缺失。罗先生在该书的叙论中曾经指出：“厦门话不单在实用上有很广袤领域，就是在考证中国古音的观点来讲，有很大的价值。即如清代钱晓徵（大昕）对于古无轻唇音及舌上音的论定，我们还可以在这种方音里得到口头上的活证据。”^⑤陶燠民先生在该书中也曾经指出：“舌上〔知〕〔彻〕〔澄〕归舌头〔端〕〔透〕〔定〕……闽音舌上归舌头，言古音者莫不知。”^⑥虽然，罗、陶二位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古无舌上音的章节，但从他们书中各种表例来看，不仅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成系统的口头上的活资料，尤其是罗先生的《厦门音系》一书，舌头归舌上，条理井然，系统不乱。

笔者写本文的目的，是想从今闽语的另一方言分支，即从今闽语的仙游方言出发，阐述一下《切韵》音系的舌上音知、彻、澄三母，在本方言里也归舌头音端、透、定三母的具体音读。我们想藉助这些口头上的活资料，即从今语方面，再度证明钱氏论断的正确性，使它既有古证，又有今证，一古一今，系统清楚、明晰。其次，还根据罗先生《厦门音系》一书里的《厦门音与十五音及广韵比较表》等资料，整理出知、彻、澄三母在今闽语厦门话、仙游话